

争鸣

也说“床前明月光”

李占才

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——李白的《静夜思》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抒情小诗,也是一首最通俗但解释也最多的千古绝唱。千余年间,解释的文章几乎不可胜数,普遍都认为李白当时所处的场景是在室内,而且是在床上看到的情景和联想,几乎没有例外。即使到了今天,学校的老师们仍然给学生们的如是解释。

但是近二十年来媒体上突然出现了不同声音,即认为该诗所写不是在室内发生的情节,而是在室外。理由大体有三种:一是该诗中所提到的“床”,不是传统认为的睡觉的床,而应是院子里水井上的“井栏”或者井下的“井架”,这两样东西也叫“井床”,李白是在井床的旁边看月光的;二是这“床”既不是睡觉的床,也不是“井床”,而是“窗户”的意思,“床”是“窗”的通假字,这时的李白是站在室外的窗子下看月光的;三是认为这“床”应该是“胡床”,即折叠式的板床、板凳或马扎,李白是在院子里坐在胡床上看月光的。

提出这些新观点的人,可真费了不少劲:又是搬《辞海》等工具书,又是查训诂书籍,又是考证民族家什,引经据典,不辞其烦。更有人为此还武断地替李白打抱不平说:如果你们硬说李白当时是在室内,硬说是他躺在睡觉的床上,那当年的李白知道了一定会羞愧,甚至会气晕。其实事情没这么复杂,是这些人自己搞复杂了,比如你查这查那,考证来考

证去,绕了很大弯子,怎么不直接去问问李白呢?——李白还活在他留下的所有诗作中。

就说这“井床”和睡觉的“床”吧,在李白留下的1000多首诗作中就从来没有混用过。比如“井床”涉及“井栏”义时他都是直说:“络纬秋啼金井栏,微霜凄凄簟色寒。”(《长相思》)“井床”涉及井下边起固定井壁作用的“井架”义时,都有前后文照应。如“前有吴时井,下有五丈床。”(《洗脚亭》)“怀余对酒夜霜白,玉床金井冰峥嵘。”(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)

而在他的诗作中专指睡觉的“床”时,作为一个名词,不仅有前后文含义照应,还从不以复合词形式出现,即在“床”这一词根前不再加修饰和限制的任何词根,而直说一个“床”字。如:“美人在时花满堂,美人去后空余床。床中绣被卷不寝,至今三载犹闻香。”(《长相思》)“忆昔初嫁时,小姑才依床。”(《去妇词》)等等。由此可以看出,在李白诗中凡不以复合词形式出现的“床”,定是睡床无疑。

还有,在李白的所有诗作中,“床”和“窗”更是从来互不通假。如他说:“桃李今若为,当窗发光彩。”(《寄远》)“池花春映日,窗竹夜鸣秋。”(《谢公亭》)“昨梦江花照江日,几枝正发东窗前。”(《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襄阳》)“西施醉卧娇无力,笑倚东窗白玉床。”(《口号吴王美人半醉》)。你看他说到“窗”和“床”时,都是泾渭分明,各司其职,没有一处作通假的例子。所以用通假的理由来证明李白的《静夜思》是发生在室外的“窗”下,李白就不会同意。

关于胡床,李白在他的诗作中凡指折叠式的板床、板凳或马扎时,从来都是加上“胡”字的,从不单独只说一个“床”字,这几乎没有一处例外。比如“庾公爱秋月,乘兴坐胡床。”(《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》)“胡床紫玉笛,却作青云叫。”(《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》)“去时无一物,东壁挂胡床。”(《寄上吴王三首》)

《静夜思》中的床,并未加“胡”字,你硬说是胡床,而且说李白是在院子里坐着胡床看的月光,这猜测忒大胆。再说了,世间不是“床”但可以加“床”字的物什太多了,比如饴饴床、笔床、琴床……你猜测是胡床,我猜是饴饴床,这《静夜思》的解释会混乱到什么程度?

另外,李白这首诗中有用霜比喻月光的写法,一些人就在季节上做起了文章,说他写此诗时,一定是秋末冬初季节,因为只有这时才会有霜。由此引申出,这季节都这么冷了,家家户户都糊上了窗户纸或者布,不透光了,李白在室内怎么看月光?由此证明他这诗就是写的在室外的情景。这些作者忽视了《静夜思》这题目分明写着的“静夜”二字,什么叫“静夜”?当然是万籁俱静已经深了的夜,而不是还有些喧嚣的初夜。夜都这样深了,又是满地白霜的大冷天,李白想心事不在室内,却跑到外边瑟瑟挨挨,不合情理。

其实,李白在诗中常常用霜和雪比喻月光,并不是真的指下了雪和霜。例如“月华若夜雪,见此令人思。”(《秋山寄卫尉张卿及王政君》)

13 风骨河北 被误读的“床前明月光” 千年古语越读越... 布谷催春

3月19日《风骨河北》版面

“卷帘见月清兴来,疑是山阴夜中雪。”(《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》)你看这些秋天写的诗,不都写到了雪吗?这可不是李白搞乱了季节,而这正是他的浪漫。就如同他说“三千尺”“三百杯”是浪漫一样,如果你读这些诗竟然认为这是真的下了雪和霜,浪漫诗人李白若地下有知,他才真的会无奈地摇头再醉一次呢。

清朝大学者章燮说:“床前,则人已睡矣;疑是地上霜,则披衣起视矣;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,则不能安睡矣。”(《唐诗三百首注疏》)有疑问很正常,但要否定千年以来人们对《静夜思》的透彻解释,实在要有合情合理证据确凿的理由,如果没有这些,大家还是安静一些好。急于出“成果”,急于标新立异作“新解”,并不足以撼动章燮这些古人们和大家上学时老师们的解释,只是徒增热闹和混乱而已。

传说录

送羊教甥

刘卫民 肖鹏飞

在冀南豫北一带,自古就有送羊的习俗。所谓“送羊”,是指外公、外婆给外孙,或舅舅给外甥送羊。送羊多在农历六月,故称六月为羊月,当地人至今还有六月忌食羊肉的旧俗。

农历六月送羊节据传源于河北魏县。说起送羊习俗的由来,这里面还有一段动人的民间故事。

从前,魏县漳河岸上,有一户王姓人家。丈夫生病过世,妻子刘氏与独生子刘夫相依为命。刘氏视宝儿为掌中珠,有求必应,百依百顺,百般娇宠呵护。在刘氏的长期娇惯下,宝儿越发顽劣,任性使气,不服管教。刘氏望子成龙心切,宝儿小小年纪就被送到学堂读书。然而,宝儿贪玩,不爱学习,成天跟同学斗嘴打架。三天两头有人上门告状,刘氏着急上火,气得拍腿直哭。刘氏常常苦口婆心地数落宝儿,可他不仅不听,而且还高声大嗓地跟刘氏吵架。

刘氏心力交瘁,无奈之下,只得向娘家求助。她向父亲诉苦,刘老汉也无计可施,不住地摇头叹息。恰在这时,孩子在外地当教官的秀才舅舅回来了。秀才见老父亲愁眉紧锁,长吁短叹,再瞧瞧姐姐在一旁泪流满面的样子,忙问家里出了什么事。弟弟学问大,见识广,是远近闻名的秀才。他兴许有

办法管治宝儿。刘氏想到这里,急忙把宝儿的种种劣行向秀才弟弟一五一十地哭诉了一遍。秀才弄明白了事情原委,笑着说:“不就是孩子顽劣,不听话吗?多大个事呀!你们犯得着这么生气吗?宝儿的事交由我办好了。”当晚,秀才和刘老汉父子俩嘀咕到深夜,如此这般,依计行事。

第二天上午,秀才和刘老汉父子俩赶着一只大羊和两只小羊来到王家。秀才把大羊拴在院内老榆树下,却把两只小羊丢在院外。小羊羔见不到羊妈妈,急得“咩咩”直叫。秀才就是不让小羊羔进门。快晌午了,秀才看到两只小羊羔饿极了,才把它们放进家门。小羊羔“咩”了一声,急急地向羊妈妈跑去,双腿跪在羊妈妈腹下,津津有味地吃起奶来。宝儿看到这场景,十分好奇,问道:“秀才舅舅,小羊羔怎么跪着吃羊妈妈的奶呢?”秀才随即答道:“这就叫羊羔跪乳。小羊羔知道羊妈妈生它养它不容易。它们跪下吃奶,就是为了感谢羊妈妈的养育恩情啊!”宝儿听罢心头一颤,托起了小脑瓜,不由得多看了两眼。

时值中午,骄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。小鸟都在大热天躲在树荫里,只有几只小乌鸦在头顶上“哇哇”地叫着,飞来飞去。刘老汉指给宝儿看,说道:“树杈上那不是小乌鸦在喂食大乌鸦吗?”宝儿仰

头仔细一看,只见一只大乌鸦卧在树窝里,仰着头,张着嘴,接受小乌鸦一口一口喂食。宝儿见状,瞪大了眼睛,又惊奇地问道:“秀才舅舅,大乌鸦怎么还让小乌鸦喂食呢?”秀才顿了顿,叹了口气说:“唉,大乌鸦老了,飞不动,觅不了食了。如果小乌鸦不懂事,不去喂它,它就会饿死的。这就是乌鸦反哺。”宝儿听了,恍然大悟,羞愧地低下了头。秀才看到宝儿幡然悔悟,接下来又意味深长地说:“羊羔还知道跪乳,乌鸦还知道反哺,作为一个人,难道还不知道感恩尽孝吗?”“秀才舅舅,您啥也不要再说了,我已全明白了。我要向娘赔罪。”宝儿说罢,就大跑着进屋。

从此,宝儿痛改前非,走上了正道。宝儿不仅专心攻读诗书,而且力所能及地帮母亲干些家务。为了长期监管宝儿,秀才或刘老汉每年农历六月初都来为他送羊。每到送羊这天,刘氏买酒置菜,忙里忙外,热情招待娘家人。

街坊邻居听说之后,认为“送羊教甥”的法子好,纷纷效仿。这样,一传十,十传百,久而久之,代代相传,就成了习俗。后来,由于年年送羊,对娘家人来说,是一种负担;而对外甥家来说,也没必要。于是,活羊就变成了面蒸的羊。农历六月的送羊节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。

记忆

劳动的艺术

王树浩

微信群里热传着一段农村泥房的短视频,堪称经典劳动场景:雨季来临,半新不旧的起脊瓦房,需要上遍泥。房下四人,一人用带斗小铁车将和好的泥推来,扣在地上后,返回和泥地点。其余三人,一人弓腰用铁锨将泥装进略小于枕巾的泥兜。泥兜离地约半尺,四角各系半米左右的绳子。绳子两头对接,分别握在面对面的两人手中。两人同时发力伸直绳子,顺势将泥兜抛向房檐。绳子不撒手,兜里的泥稳稳地飞越房檐,准确送进房檐边迎来的铁里。这张铁锨传给不远处另一张铁锨,该人再将泥送达目的地。那里,一人正忙着揭瓦,两人管着泥房。

这项流程不紧不慢,秩序井然,各环节动作娴熟,合作默契,房上房下没间断嘻嘻哈哈说笑。泥房系团结协作的累活,此情此景,流淌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般的艺术气息。最大亮点自然是那泥兜,两端绳子长度,经实践反复检验,应有严格规定。否则,兜里的泥上房不会那么轻松。

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。这场景,倘若刻意鸡蛋里挑骨头,则是上细泥还行。因用泥量不太大,小泥兜便可解决大问题。据我所知,泥房最笨的办法是直接拨泥。房檐站一人,用长绳拴住泥兜,接头处以木棍穿好,三两泥兜交替使用,图个装泥便捷。不过危险系数较大,劳动久了拔泥人身心俱疲,一不留神会掉下房来,说不定摔个腿断胳膊折。常见方式是活用杠杆原理。紧靠房檐,在地面竖根粗壮木柱。柱子上部合适位置,横挂根细长挑杆。一端用绳套牢,另一端直接悬挂泥兜。绳子拽下来,泥兜上房去。房上当然有人接应,也算省时省力的“窍门”。

新房落成上大泥,寸许厚粗泥铺满房顶,如上方法便不实用。这就要靠房檐扎起木架子。稍矮房屋一层即可,高些的则搭两层架,架上均平铺口门板。梯形错开的架子各站两人,持锨对面而立。架下地面也是两人,将掺杂麦秸的半熟泥用锨奋力送上口门板。头层架上两人再将泥送上二层架。等二层架上的人,将泥送到房上两人擦紧四角的泥兜,那半熟泥经这番旅行,已滚瓜烂熟。房顶一般三拨人抬泥兜,把泥倒到抹房而事附近。

如此,上大泥场景可谓壮观。地面除架旁两人暂且休整,还有五六人分别翻土、泼水、扔麦秸,各就各位、各负其责。最威武属抡三齿镐那位,穿着长筒靴子,伫立到半生不熟的泥堆里,来回重重踩一遍,挥舞三齿镐横竖和一遍。接下来,观望多时的两张锨再翻一遍。好在大泥均是头天用水喂好的,稍松软黏稠即可。一旦进入程序,架上架下铁锨齐刷刷闪动亮光,房顶抬泥小伙提对走马灯般去来,泥房师傅手中抹子大幅度推拉。房上房下,十几号人个个满头大汗,浑身油光水滑。时而夹杂欢唱吆喝,长短不齐嘶吼声震屋宇,农家院落劳动氛围更浓了。

乡村三件大事:修房盖屋、死人、娶媳妇儿。泥房作为头等大事,非一两人力可承担。邻里互帮互助便必不可少,深情厚谊多半劳动中建立的。以至于该场景上升到精神层面,累并快乐着。

时代的发展,村里青壮劳力外出打工的多了,进城买楼的多,修房盖屋人家相对减少,泥房类火热场面便少见了。有幸目睹朋友圈真切的劳动画面,难免发些感慨。

与古人对话,与现实对接。《风骨河北》版与您一起关注河北人文、关注河北民俗。常设栏目有“赏析”、“记忆”、“争鸣”、“传说录”、“地名志”、“古建筑”,欢迎批评、建议和参与。来稿务请写明联系方式。千字文最宜。 互动信箱:b770329@126.com